

DA KUN LUN

昆石◎著

大昆仑

壹·新疆秘符



失落的文明古国，神秘的符号，指向人类最大的财富；
匪夷所思的历史传说，隐匿着惊天的秘密。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DA KUN LUN

昆石◎著

太 昆 仑

壹·新疆秘符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昆仑.1,新疆秘符/昆石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075-3267-8

I.①大… II.①昆…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7748号

大昆仑.1,新疆秘符

著 者:昆 石

选题策划:蓝珍惠 张珊珊

责任编辑:李 庆 魏 燎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宋晓亮

版式设计:弘文馆·段娇娇 陈 丽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com.cn>

投稿邮箱:hwcb@126.com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59 010-5833623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670×970 1/16

印 张:19

插 页:2

字 数:312千

版 次: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3267-8

定 价: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装订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第一章 昆仑/1

时间如川，真相便如朝露，不在此岸，不在彼岸，不在中流。漫漫光阴，真相总是最早被隐瞒湮灭，留下谎言滋生昌盛。

第二章 河图现/23

汉联西域，逼匈奴西迁，罗马帝国解体；唐开安西、北庭，至盛世之兴，万国来朝；蒙元联西域，遂灭宋金而有天下；满清先连西域而后占中原，有清一朝，十数代无论如何不对西域撒手。这些，都是因为什么？

第三章 遇故/41

突然有风从身后袭来，楚风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矮身、滑肩、转身、擒拿，结果顺势抓住了一只大掌，未见其人，先听到响雷般的声音：“哈哈，楚——风，真的是你！”

第四章 火焰山、大峡谷/59

罢无谥身上到底有什么？让这些统治者，一个不惜兵祸加身也要杀死他，而另一个为此不惜妄动刀兵。这里面一定有秘密！
“是啊，这个罢无谥身上是有秘密的，而这个秘密很有可能与楼兰有关，而且，很可能就藏于他从不离身的那部写在桦树皮上的《涅槃经》中。”

第五章 楼兰王陵/77

这是伟大的楼兰王的安息之地，冒犯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第六章 启王陵/95

石门后，是长长的墓道，墓道两边有着色彩鲜艳的壁画，那栩栩如生的姿态，不像是已经埋藏在地下千余年。

第七章 大漠枪声/115

沙漠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不毛之地，很多顽强的沙生植物牢牢地扎根在这里，在满眼黄沙之中装点出一丝绿来。而那火热的红柳则没这么含蓄，即使在生态条件极其恶劣的沙漠里，它也依然活得那么张狂、那么奔放！

第八章 西域大盗/133

有人说，这位西域大盗有一匹通体黑色的骏马，来去如风。他在大漠之中，劫富济贫，官府几次调动大队人马想剿灭他都没有得手。

第九章 险象环生/153

与这声对不起一起来到的还有后脑勺上的一记猛击，楚风眼前一黑，便软软地倒了下去。

第十章 “找宝”/169

南疆一带有很多很多沙埋古城的传说，至今还有很多老百姓相信，一座一座黄金打造的古城堡就被埋在滚滚黄沙底下，等待有缘之人！

第十一章 西域古城/185

这颗沙漠蒙尘之珠，仿佛是面纱之下的少女，正散发着既奔放又羞涩、既奢华又圣洁的美丽。

第十二章 昆仑神山/205

传说那里聚集了世间最多的宝藏，不只大月氏人的宝藏，还有古于阗国王室积累了1300年的财富和古楼兰国的举国财富，全在那里！

第十三章 被遗弃的黄金之城/221

就在箱子的正中央，一张巨大的深目高鼻的黄金面具，正面朝上躺在那里，面对着众人，它嘴角噙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神色，似乎在朝大家冷笑。

第十四章 城崩/239

那边高台上，漫起了满天黄沙，那平台正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慢慢向深壑中倾斜，慢慢地，整个高台，连同那城一起，塌陷了进去，只腾起巨大的一股黄烟。

第十五章 河图石碑/257

这里居住着一位美丽迷人的女神（也有人说是女妖），她最喜欢留人陪她。人一进去就会被迷得神魂颠倒，以至于把魂都丢在里面。

第十六章 大洪水/277

遥远的东方出现了一条白线，尽管这是黑夜，但在漫天星光的照射下，那道白线还是清晰可见，并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朝着宿管地的方向呼啸而来。

附录：神秘罗布泊 /295



第一章 昆仑

时间如川，真相便如朝露，不在此岸，不在彼岸，不在中流。漫漫光阴，真相总是最早被隐瞒湮灭，留下谎言滋生昌盛。

1. 魔女湖

跑、快跑，该死的，怎么没个头！

昆仑山脉深处某地，浓浓的黑雾中，微弱的亮光忽明忽暗。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正在狂奔。他的速度很快，可是诡异的是，他却一直没有跑出去多远，似乎只是在原地转圈。

男子全身脏乱不堪，原来碧色的眼睛因为恐惧，发出异样的光芒。他已经跑了很久了，久到两条腿已如灌了铅一般沉重，可是他不敢有丝毫的停顿。回想几日来的遭遇，他便头皮发麻，脚下的速度也加快了些。

但是，任他多么拼命地跑，这条阴森的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他的脸上现出极端惊恐和绝望的神色来。尽管已经疲惫不堪，但是恐惧却驱使着他不敢停下脚步。他害怕一旦停下，就没有勇气再跑。

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山涧。男子的脸上显出狂喜的表情，哪怕只有一丝生的希望，他也不会放过。他闭眼纵身一跳：

啊——

一声惨人的惨叫，回荡在昆仑群山之间。

这一切的唯一目击者是伫立于此、冷漠万年的雪峰。如同千万年前一样，它们无知无觉地直指九霄。

五月初的喀什塔什山地区的高山牧场拥有着世间最罕有的美。

经历了残酷冬天的草场苍黄、舒缓又凝重地延伸。苍黄之外，是皑皑白雪，于千万年之间，凝结成阳光下最纯净的美丽。湛蓝天空下，雪山、旷野，彼此对峙，永恒相亲。

在一片苍茫之间，零零星星，跳动着一点点的绿。那是熬过了整整一个冬天之后的一点儿春绿，就像孩子呵在老祖母耳边的一口气，绵绵的，轻轻的，嫩嫩的，叫人心都酥软了。

圈里躲了一冬的牛羊正漫步在草地上，那姿态看上去也是舒缓又闲散的，但就像生长在茫茫昆仑的任何生物，即便闲散，即便渺小，都带着十足的耐性和耐力。

喀什塔什，在汉语中是“玉石”的意思，这座牧场属于一个叫乌山村的小村子。这是个藏在昆仑山褶皱里的村子，它坐落在一个很高的土山坡下面，村子的另一侧就是玉龙喀什河，由于交通不便，平时很少有外人来访。

要不是出了大事，乡武装部主任李玉林也不会急着赶来。

“这次，又失踪了六个。”

一想到这个，李玉林的好奇心又止不住地沸腾起来。他骑在毛驴上，一边急急往前赶路，一边在心里默默回忆着。

“这次是六个人，上次四个人，再上次好像也是四五个人……单单算这两年来自己听说的，已经是第四次了，没听说的，还不知有多少。

“俄罗斯人……非法登山……昆仑……失踪……”

李玉林不明白，有些大鼻子的俄罗斯人到底在想什么。

“一拨接一拨，不远万里赶到昆仑来爬山，然后在这里失踪，甚至死亡。上一拨才被搜索队救回来，下一拨又来了，没完没了。”

李玉林眯了眯眼，前面就是乌山村了，他暂时把这些想法放到脑后。

村子一向宁静，又正值繁忙的接羔季节，人们都在家中忙着为新出生的小羊羔做准备，因此，虽然已经快到中午了，村里的小道上却见不到几个人影。

李玉林稍稍放慢了速度，沿着小路拐向一户人家。

远远看见站在门前的老人，李玉林眼睛一亮，忙以牧民特有的方式大声招呼：

“嘿，玉素甫老汉，春天到了，你的草地又比去年绿了多少？你的小母羊们，又给你摘回来了多少颗宝石般的星星？”他一边招呼着，一边跳下毛驴，迎向老人。

“哈哈！托太阳的福气，我的房子里空气是新鲜的；遵从胡大的旨意，我的生活就是草地上星星一样的羊群；我的朋友，就是像你一样亲切的家伙！”看见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李玉林，老人也是眼前一亮，行了一个维吾尔抚胸礼之后，赶上前握住了他的手，“真是稀客啊，李主任，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老人是乌山村的村长玉素甫老汉，被风吹得黝黑的肤色，脸上的皱纹就和昆仑山的雪峰一样多。

李玉林从部队转业后，当了乡武装部主任，有一次乡里开会的时候认识了老汉。前年老汉的儿子想参军，老汉刚试着提了个话头儿，李玉林便一口把事情应了下来。从此，老汉就把他看作了最好的朋友。

“什么风？”李玉林苦笑了一下，“可不是什么好风啊！老哥哥，我今天是向你求援来了。”

“求援？”老汉一怔，“出什么事了？”

李玉林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眼手表，开始说事情的经过。

三天前，有六个俄罗斯游客，在未经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悄悄进入了昆仑无人区，说是要去玉龙喀什河漂流，结果一去就没有回来。

直到昨天午夜前后，尼雅县公安局 110 中心才接到这几个俄罗斯人打来的求救电话，说他们在山里迷了路，现在的情况很不妙，请求中国政府人道救援。

俄罗斯人在昆仑山脉失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尼雅县公安局正在紧急调拨人手，便又接到了北京打来的电话——就在尼雅县公安局接到求救电话后不到 1 个小时，俄罗斯大使馆的照会也到了中国外交部，请求人道救援。北京方面考虑到国际影响，指示当地政府一定要尽全力搜救这六名遇险的俄罗斯游客。

层层指令下来，乡政府作为当地基层政府，担子着实不轻。

昆仑山脉地形复杂，冰层之下，峰峦之间，暗伏无数危险。要搜救，熟悉地形地貌的当地人毫无疑问是最有用的助力。

于是，李玉林立刻想到了乌山村——玉龙喀什河就沿着乌山村流过，村民们长期在这一带山区生活，对沿河的情况最是清楚不过。人命关天，他不敢耽误时间，立刻赶了来，要请村民们帮忙上山搜救。

李玉林大致说了说情况，期待地看着玉素甫老汉。

当然，至于为什么总有俄罗斯人千里迢迢来这里？为什么他们总是不去已经开发的景区，偏要往本地人都不敢去的深山里跑？这些好奇，李玉林是不会说的，他是乡武装部的干部，大小也代表着政府。

玉素甫老汉没有立刻应声，皱着眉头，像是在回忆什么。好一会儿，不紧不慢地开了口：“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三天前，倒是有个小子跟我说，看见六个‘老毛子’打村子西面过去。”

李玉林瞪大了眼，差点没跳起来：“真的？快！快把那小子给我找来。”

尼雅县武装部部长张国民是这天傍晚赶到的，不能怪他效率不高，虽然从喀什塔什乡到这里只有五十公里，可这五十公里山路特别不好走，要翻越四五个冰达坂，道路也非常险峻。这么多年来，过这条路，人们能依靠的交通工具只有毛驴，就这样，一路上张国民还看见了不少摔死的毛驴。

张国民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除了一千手下，还有在喀什塔什征集来帮忙的一些当地民众，呼啦啦的一大队人，都是当地的青壮男子。

事实上，为了这次的搜救行动，整个和田地区动员了整整三万百姓。不仅如此，武警、民警、民兵也是统统出动，各级领导亲自带队，兵分十几路，还专门从军分区调来十几部海事卫星电话，要尽一切努力找到失踪者。张国民就是负责喀什塔什这一带搜救的现场指挥。

张国民一到，李玉林马上就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详细汇报了一遍，接着又把玉素甫老汉和那个看见俄罗斯人的小伙子艾尔肯推到了他面前。

艾尔肯是唯一见过失踪游客的人，他的描述对整个搜救会有方向性的影响。

“你确实看见过他们？”

“我向胡大起誓，我真的看见他们了！”

“他们往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往西南方向去的，走的是下山的道。”

“什么？下山的道？你没弄错？”

“向胡大起誓！”

张国民迟疑了，沉默半晌，嘟哝了句什么。

声音低而含混，但站在他旁边的李玉林还是听清了。

他说的是——

“搞什么鬼？”

李玉林明白张国民的意思，因为他也有同样的疑问。

玉龙喀什河在乌山村东面，这些俄罗斯人的行进方向却是西南方，而且走的是下山的道，要说他们是漂流鬼才信，倒像是另有目的……

张国民转问玉素甫老汉：“老人家，您知不知道，西南方向有什么？”

玉素甫听了这话迷糊了一阵，然后缓慢而坚决地摇了摇头。西南方向？西南方向？不管是往东往西还是往南全是山，都属于昆仑山脉。除了连绵不绝的山，老汉想不出还有什么。

张国民在心底叹了口气，正要再问，他随身携带的卫星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他的表情立刻变了。

出发前，这十几部紧急从军区调来的卫星电话就被限制为仅能接收到这片山区发出的求救信号。简单来说，现在打通这部电话需要的不是电话号码，而是国际通用的求救号码（例如中国的110之类），而且仅限于这片山区发出的。

因此，现在这部电话响了，说明这片区域有人求救。

来不及思考别的，张国民急切地接通电话，紧紧贴到耳边，电话那头，一片沙沙的噪音中，断断续续地，传来忽高忽低、怪腔怪调的汉语：“……命……救命……救……救……我！”

“喂喂？你们在哪个位置？什么情况？……喂？……喂？”

电话断了。

张国民咽了口唾沫，默默放下电话，抬起头。周围人的目光都眼巴巴地盯在他脸上，有的凝重，有的担忧，有的紧张。他苦笑一下，摇了摇头。

有人在叹气。

张国民没有理会，他忙着和指挥中心联络，通报了刚才收到的求救信息。

很快，卫星定位就查到了这通求救电话的信号来源——距此地西南方向约八十公里的地方。

“玉素甫大爷，从这里往西南走八十公里左右，是什么地方？”

“西南……八十公里……嗯，让我想想！难道是——嘶——”想到一种可能，老汉倒抽了一口冷气，脸色变了。

“是什么？”张国民此时的心情是焦急的，上面对这次的搜救非常重视，要是找不到人，还真是不好交待，好不容易有了线索，绝对不能错过。

“湖！”老汉目光里有些恐惧，“那个地方有一个湖，我的爸爸曾经跟我说过，绝对不要去那个湖边，那是一个魔女湖。湖里有魔鬼，会吃人的！这是他的爸爸告诉他的，他的爸爸又是听他爸爸的爸爸说的。”

“总之，他们一定是到了那个魔女湖，被那儿的魔鬼吃了。”老汉苍白着脸断言。

山道崎岖难行，张国民带着人，虽然一路紧赶慢赶，但赶到玉素甫所说的那个魔女湖时也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救人要紧，看到一弯碧绿的湖水就在眼前，顾不上喘口气，他马上调派人手，兵分两路，沿着湖寻找失踪人员。

一边吩咐着，他一边把昨天接收到的那个求救信号的定位拿出来仔细比对，结果，越比对，他的脸色越难看。

李玉林看见他脸色铁青，仗着两人私下里交情不错，凑了过来：“怎么了？”

“……如果按着这个定位坐标，昨天我接到的求救电话，应该是从湖中心发出来的！”

晚上七点二十三分，北京某大学凌教授的客厅里，电视屏幕上那表情永远一丝不苟的新闻主播正字正腔圆地作着公式化的报道。

“本台消息，四天前在新疆昆仑山区失踪的六名俄罗斯游客目前已有两人获救，三人尸体被找到，尚有一人失踪。据了解，这六名俄罗斯游客是在六天前进入昆仑山区的。据幸存者称，他们进山的目的是为了在玉龙喀什河源处进行漂流。结果漂流过程中出现意外，导致三人死亡、一人失踪。据悉，他们的行动并未获得当地中国政府的许可，是非法行为……”

中国古文字学界泰斗凌茹凯静静地看着屏幕，面沉如水。他看了自己身边的老友——南京某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智平一眼，发现对方也正看向自己。

凌茹凯破天荒第一次在新闻联播还没播完的时候关了电视：“这件事，你怎么看？”

“那些俄罗斯人似乎有所图啊!”

“这样下去不行!”凌茹凯果断地说,声音里有种昂扬又焦虑的味道,“我们不能再这么干等下去,什么都不做!”

张智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沉默了良久,叹道:“要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的东西真在那儿,被外国人抢先得去了,我们就真成了不肖子孙了。”

“老祖宗?没错,可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凌教授用手指推了推眼镜,“我还是认为,传说中的昆仑神宫,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祖源地!而不是单指我们黄河流域文明。只是……”他顿了顿,“既然这东西目前是在我们的地界内,就万万没有让别人得了去的道理!”

张智平笑起来:“老家伙,几十年了,你还是这么顽固!当年,你坚持传说中的神山昆仑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勉强同意了;后来,你又认为真有所谓的‘昆仑神宫’,而且传说中的‘天梯’就在神宫里,我也被你说服了。可你说昆仑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祖源地,我实在不能苟同。”

“为什么不能?”凌茹凯反问,“我们都知道,各个传说都说:上古时期,的确存在过一座天梯或者说通天塔,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很可能就是某些人的私欲——天梯被撤了、塔被毁了,所以人类再也到不了天上。这不是我的臆想!对‘天梯’,东西方文明都有确实可信的典籍记载。”

“《山海经》上说,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是百神之所在。黄帝在昆仑山种建木,建木便是连接人间和天庭的天梯,神仙、巫师借着天梯而上下天地。不单《山海经》,《国语》、《史记》也有天梯的记载,更明确指出,颛顼帝高阳氏‘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以绝地天通。”

“《旧约·创世记》第11章,耶和华变乱了天下人的口音,使众人分散,毁去了巴别塔——也就是俗称的通天塔。别忘了,同样是《创世记》,在第28章的10到19节,还记录了另一个著名的传说!”

“你是说‘雅各的天梯’?”张智平想了一想,走到凌茹凯身后的书架前,随手便抽出一本已经被翻出毛边的《圣经》来。两位老教授之间一直分工明确,凌教授天赋强些,却不耐烦做些与人打交道及琐碎的具体工作,这方面一直是张教授负责。这种合作模式几十年不变的后果就是,张教授对凌家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主人本人。

他翻开手上那本《圣经》,找到那段,却只断断续续读了一点儿:

28:10 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

28: 12 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28: 13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

“And the top of it reached to heaven; and behold the angels of God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n it…”张智平喃喃着，已完全陷入了思索中。

“这么说，其实宗教中的典籍里已经留下了世界文明曾经同源的种种记载，只不过我们一直不愿意相信罢了！”回过神来的张教授眼神坚定了许多。

“对啊，既然各个文明的神话中都有人神相交的记载，那它为什么不能是真实的？我认为，《山海经》不是虚幻的，它就是一幅古代世界地形图！我坚信在远古时期确实曾存在一个大同世界，大家用同一种语言，可以互相交流，甚至接受同一个文明传承！”凌茹凯越说越激动。

对他的话，张智平没有立刻作出回应，他默默思考着，苦笑着摇了摇头：“《山海经》的科学性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实物证明，这点无可非议。但……”

他抬起手，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我们这一代人啊，都是受着马列主义教育长大的，无神论已经在我的脑子里扎了根了。昆仑神宫、昆仑天梯，这些我能接受，因为那只是名字的不同，本质上都是老祖宗留下的遗址遗迹。可你坚持那段人和神自由交往的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坚持整个人类文明都起源于同样的‘神’，这我是不能同意的！”

凌茹凯没有生气，反而微微一笑。

“老张啊，你也迂了！所谓‘神’，就一定是唯心者崇拜的那种神吗？就不能也是一个称呼一个名字吗？现在不管是史前文明说还是地外文明说都能找到自己的依据。以你我接触到的信息，说现代文明在传承上没有接受过外力的影响，你相信吗？”

这倒是！

张智平非常清楚，仅从古文字的发展演变史来看，就有很多解释不通的地方。就说古埃及文明吧，它的古文字考古实物大多属于六千年前的产品，是一种图画文字，同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图画文字铭文有许多相似之处。后来，埃及出现了表词文字，即圣书字。但这种文字是“突然形成”的，尽管它全部来源于图画文字，但这两者之间的飞速变化，使人们觉得它可能是通过模仿别的文字样式形成的。

作为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端者，苏美尔人就更神奇了！至今，现代考古也没能找到苏美尔人的来历。这个民族不知在何处诞生，从何处而来，从出现之日起就已经拥有了极为成熟的文明。六千年前，苏美尔人突然凭空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他们甚至随

身携带着词语文字，并且一千年后，从苏美尔文字中产生了最古老的音节符号。苏美尔人的众多成就被古巴比伦人借用并发展，其中就包括文字。

至于古中国和古印度的文字，统统都托言为某一个人的突然创作，比如中国的仓颉造字神话。但作为古文字专家，张凌二人自然知道，这种说法有多么不靠谱。

张智平知道，自己这个老搭档一直坚持世界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祖源地。这个祖源地，指的是史前时期，人类共同接受一个先进文明影响的地方！而这个地方，老凌直指古昆仑！跟这位老伙计搭档多年，要说一点没受影响显然是假的，可做了一辈子学问，要大胆假设，也要小心求证，眼下这不是证据不足吗？

“老张，我想去新疆一趟，你去搞一个考察的名目如何？”凌茹凯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证据不足，就去找证据！这个念头，已经在他心里酝酿了很久了，而俄罗斯人的蠢蠢欲动，让他再也坐不住了。

“呵呵，老伙计，你又偷懒。以你的名义去申请，可是比我出面更好使啊！”张教授开玩笑。

凌教授脸上一点不好意思都没有：“老伙计，都几十年了，不是一直都这么着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耐烦打这些交道，还是拜托你妥当些！”

张智平苦笑了一下：“好吧，谁叫我已经被你‘剥削’惯了呢！是直接去和田地区的昆仑山吗？”

凌茹凯脸上浮现出了一种怪异的神色：“老张，你不是开玩笑吧？难道连你都忘了，古昆仑和今昆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我当然知道，今天这延绵两千五百公里的昆仑山脉不过是古昆仑的冰山一角，按古代大昆仑的概念来说，古代昆仑地区应该是北至天山、阿尔泰山，南括整个青藏高原，东达今天的祁连山，西面则涵盖整个帕米尔高原的一个广大地区。但这不是有些俄罗斯人闹得吗，搞得我也觉得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情况，要不，他们怎么会一直盯着那一片？”

“那些俄罗斯人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你说的古昆仑地区看着够大了，可在我看来未必就是古昆仑的真实地域。我想去趟楼兰。我总觉得，楼兰应该跟昆仑有什么关系！”

楼兰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作为丝绸之路要津，曾经盛极一时，是著名的“城郭之国”。然而一千五百多年前，这个国度却仿佛一夜间就消失了一般，神秘地灭亡了。有人说是因为战争，有人说是因为瘟疫，有人说是因为北丝绸之路的开通，近年来，学术界也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人类活动造成的干旱缺水才是楼兰灭亡的真正

原因。

作为这一行的泰山北斗，凌茹凯自然会想到更深层次的原因，不管楼兰到底为何而亡，它都留下了横亘千年的谜团。

英国人说，真相是时间的女儿。

凌茹凯更相信，谎言总与时间相伴而生。

时间如川，真相便如朝露，不在此岸，不在彼岸，不在中流。漫漫光阴，真相总是最早被隐瞒湮灭，留下谎言滋生昌盛。

公元 442 年，末代楼兰王比龙在面对外敌侵犯时，明明已经赢得了胜利，却在获胜后莫名其妙地带了国中的四千户居民逃往且末，楼兰国大乱。非但如此，逃亡之前，比龙还留下了一句充满暗示意味的话，说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国事”，所以赶紧跑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躲起来。摆明了是因为不想被人知道楼兰国的国家秘密才逃跑的。而正是他的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楼兰国的灭亡！

凭着专业敏感，凌茹凯觉得楼兰王比龙不惜国灭也要守护的那个秘密很可能跟自己一直在追寻的昆仑有关。

“这——也好！”张教授沉吟了片刻，“不过，你那个得意弟子还不打算揪回来吗？你都放纵他四年了，也该让他回来帮帮你了。”

最后一句，带点儿劝解，语气很是和缓。

听到这话，凌茹凯那略显疲惫的老眼顿时亮了起来：“哼！你说得不错，是该把那个臭小子揪回来了！原本我体谅他大受打击、心情不好，需要时间平复，所以没管他，可四年了，既然他不自觉，就怨不得老头子倚老卖老了！”